

敦煌《常何墓碑》写本 “龟蒙积沴,蜂午挺妖”正诂

孙 宁

(南京师范大学 社会发展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7)

内容摘要 敦煌所出《常何墓碑》写本对隋唐之际的历史研究有一是的作用,自其面世以来,相关的录文有数家,但对“龟蒙积沴,蜂午挺妖”还未见合理的解释。本文据一些文献记载认为:“蒙”与“午”都不是动词,龟、蒙是山名,而“午”是蜂的变体,指的是蜂或蜂一类的昆虫。

关键词 敦煌写本;常何墓碑;龟蒙;蜂午

中图分类号 G256.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4106(2011)04-0101-04

A rational explanation to two literature term : Gui meng jizhen ,Feng wu shanyao on CHANG He's epitaph in Dunhuang Manuscripts

SUN Ning

(Society Development College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97)

Abstract: The CHANG He's Epitaph unearthed from Dunhuang Library Cave that gives a big impetus to history study of the Sui and the Tang dynasties. Some studies have made the recordings for this celebrated manuscript ,and also achieved great depth in understanding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that CHANG experienced. However ,“Gui Meng Jizhen ,Feng Wu Shanyao” ,this discription in the epitaph is still lack of reasonable interpretation. Based on a textual research ,we're told that Gui and Meng are just the name of hills ,Wu(午) is the abnormal typeface of Feng(蜂)and also means bees or bee- like insects.

Keywords : Dunhuang Manuscript ;CHANG He's Epitaph ;Gui Meng ;Feng Wu

常何,是隋末唐初的人,《隋书》无传,而两《唐书》只在《马周传》、《东夷传》、《李密传》和《太宗本纪》中简略提及,语焉不详。敦煌文献保存了一份《常何墓碑》的抄本,为我们研究常何其人及隋末唐

初的政治史提供了宝贵材料。写本第 93 至 94 行云:“(武德)九年六月四日,令(常何)总北门之寄。”因此,这个写本的价值、常何在玄武门之变中的实际作用以及李世民夺权为何能够成功曾引起了学

收稿日期 2010-02-03

作者简介 孙宁(1984—),男,徐州新沂人,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敦煌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界的深入探讨^①。

一

敦煌文献几乎全为手抄的,所以首要的又极为基础的工作就是识认文字与录文。此《墓碑》写本面世以来,进行过全面录文的有:

1. 朱雷、程喜霖、陈国灿录文,陈仲安、谭两宜标点《〈常何墓碑〉写本录文》^[1](简称《录文》)。这是第一份完整的录文,开创之功不可埋没。

2. 郑必俊的《敦煌写本常何墓碑校释》^[2](简称《校释》)。

3. 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5辑中的《常何墓碑》^[3]。唐、陆二先生在录文后列举了参考文献,分别是朱雷等的《录文》、黄惠贤的《〈常何墓碑〉跋》以及郑必俊先生的《校释》。

4. 郑炳林《敦煌碑铭赞辑释》^[4]中的录文。

5. 王京阳等《全唐文补遗》第7辑^[5]中的录文。

碑文的第3行,起“中大夫”至“李义府撰”计27字,主要是李义府撰写此碑时的官衔被人为的拿出来放在了第3页,作为对撰者的介绍。同时,本录文不知是出版印刷的原因还是其他原因,错误的地方不少,如“下绍曰”之“绍”显误,“化僵方偶”之“偶”当为“隅”^{[5]7}。

6. 邓文宽的《敦煌写本〈常何墓碑〉校注》^[6]是目前比较精审、完善的一份录文。不独纠正以前各家的许多疏误,还就此碑文作了近三百处校订和注疏,可见细致。优点之一是,纠正了以前录文的多处舛误,如碑文第7行“早擅英声”之“英声”二字,诸家录文均作“英规”,由此可见因循之重。而邓先生利用本校法,以碑文第182行有“三友慕其英声”,并征引唐代王迥《同孟浩然宴赋》诗“屈宋英声今止已,江山继嗣多才子”一句,将此漫漶之字定为“声”。又,碑文第116行“文棍(幌)载穆,武帐斯清”中“文棍”二字诸家录文皆遵从原卷,但“文棍”殊失辞法。邓先生据晋代袁宏《拟古诗》“文幌曜琼扇,碧疏映绮襦”,将由于形近而讹的“棍”校正为“幌”,正与下句“武帐斯清”对偶。优点二是,增加了不少精到的注释,利于碑文的理解,如第113行“伐枳流咏,已结于萌心”之“伐枳”文义难明,邓先生指出这是颂扬官吏善政的典故,并具出处:《后汉书·岑彭传》:“(岑熙)迁魏郡太守,招聘隐逸,与参政事,无为而化。视事二年,舆人歌之曰:‘我有枳棘,岑君伐

之,我有蠹贼,岑君遏之。’”同时交待了其引用的大部分句证源于《现代汉语大词典》。他校注的另一个特色是对碑文中数十个人名、地名作了较确凿的介绍^②。

本录文指出《全唐文补遗》第7辑未录碑文的第3行,起“中大夫”至“李义府撰”计27字,主要是李义府撰写此碑时的官衔。这个做法未忠实于写本原状,人为地割裂是错误的。

二

写本中“龟蒙积沴,蜂午挺妖”一句的实际意思,历来鲜有措意。因为讨论的需要,现据邓先生录文,出具第84至87行如下:

84. ……徐员(圆)朗窃据沂兗,称兵

85. 淮泗。龟蒙积沴,蜂午挺妖。公(常何)与史万宝并立

86. 攻围,应期便陷。方殄余嚆,奉命旋师,令从隐太

87. 子讨平河北。又与曹公李绩穷追员朗。贼平……^{[6]372}

各家录文、断句在这几行几无任何不同。

为避免断章取义,现列出邓注150,其云:“积沴:‘沴’指天地四时之气不和而生的灾害。积沴指长久蓄积的灾祸。”注151云:“午,违逆,触犯。《礼记·哀公问》:‘午其众以伐有道。’郑玄注:‘午其众,逆其族类也。’”^{[6]383}笔者原以为智者千虑,但邓先生对写本中“蜂午挺妖”的注释却失解了。《史记》卷7

① 陈寅恪先生较早注意到此写本的价值,1944年撰《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一书《政治革命及党派分野》论述了玄武门之变一事。陈先生说玄武门明显为武德九年六月四日事变成败之关键,“但此中实有未发之覆”,即太宗一党如何夺取此要害之地,“今得见巴黎图书馆藏敦煌写本伯希和号贰陆肆拾李义府撰常何墓碑志铭,然后知太宗与建成、元吉两方皆诱致对敌之勇将”,并称“此亦新史料之发现,足资补释旧史所不能解之一端也”。这是一个代表性的观点。而黄永年等先生持相反看法,其《敦煌写本〈常何墓碑〉和唐前期宫廷政变中的玄武门》(参见《文史探微》,中华书局,2000年)一文指出“这次宫廷政变李世民间一方成败的最关键处并不在于后半截玄武门之据守,而在于前半截袭杀李建成、元吉之能否得手”,所以常何在玄武门之变中并无关键作用,并征引其他碑志认为他终未获信任。

② 此处学界录文状况主要参考邓文宽先生《敦煌写本〈常何墓碑〉校注》一文,本文引用时皆一一核对了原著。

《项羽本纪》载范增往说项梁曰：“今君起江东，楚蜂午之将皆争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将，为能复立楚之后也。”裴骃《集解》引如淳曰：“蜂午犹言蜂起也。众蜂飞起，交横若午，言其多也。”司马贞《索隐》曰：“凡物交横为午，言蜂之起交横屯聚也。”^[7]又《汉书》卷36《刘向传》：刘向进言周朝政坏，因此天候失常，“水、旱、饥、蝗、蠡、螟蜂午并起。”^[8]颜师古注曰：“蜂午犹杂沓也。”^{[8] 1939}诚然，墓碑中的“蜂午”一语乃是自认为天命所归的李唐政权污蔑徐员（圆）朗部伍的。

既然“午”作动词用，那“龟蒙积沴”的“蒙”也应是同一词性。如上所揭，蜂是用来嘲讽徐圆朗叛军的，那龟也应是同样的修辞用法。龟，除了是龟甲占卜的代称与长寿的象征外，在民间往往是贬义的，如龟儿子、龟孙子，旧时代青楼场所的男性老板称“龟公”等。再者，此墓碑写本行文为骈，这也是中古时代墓志、碑铭的特点，处处讲求声偶，极尽典雅庄重之能事。所以，我们会当然认为“龟蒙积沴”与“蜂午挺妖”恰好对偶，顺理成章。但邓注已经说明“积沴”是指长久蓄积的灾祸，那龟还能代指这帮乱臣贼子吗？或言，是指承受叛军之害的无辜群众的？显然，这个解释有必要商榷。

写本说徐圆朗“窃据沂兖，称兵淮泗。”据《旧唐书》卷55《徐圆朗传》云：“徐圆朗者，兖州人也。隋末，亡命为群盗，据本郡，纵兵掠地，自琅琊已西，北至东平，尽有之，胜兵二万余人。”可见，徐氏由于地方上的优势而壮大起来的军事实力不容小觑。徐圆朗先后追随李密、王世充，在平定洛阳后归唐，拜兖州总管，封鲁郡公。这个官职与封爵可以说是完全根据徐圆朗的影响力授予的。后来刘黑闥反，徐圆朗遂起兵应之，未能善终^[9]。

《隋书》卷31《地理志下》“鲁郡”条云：“旧兖州，大业二年改为鲁郡……统县十”^[10]，其一为“梁父，有龟山”^{[10] 871}。同书同卷“琅琊郡”条云：“旧置北徐州，后周改曰沂州。统县七”，其一为“新泰”^{[10] 871}。《新唐书》卷38《地理志二》“兖州鲁郡”条有“梁父山”^[11]，不见龟山之名。同书同卷“沂州琅琊郡”条云其辖“县五”，一为“新泰。上（县）。有蒙山。”^{[11] 996}而《唐六典》尚书户部卷第三“户部郎中”条之河南道亦确载沂州有蒙山^[12]。

源自《诗经》里的一句诗可以提供更直接的线索。《诗·鲁颂·閟宫》曰：“泰山岩岩，鲁邦所詹。奄有龟蒙，遂荒大东。至于海邦，淮夷来同。莫不率从，鲁

侯之功。”《毛诗正义》卷20毛传曰：“龟，山也；蒙，山也。”孔颖达疏曰：“龟、蒙今在鲁地。”^[13]可见早在春秋之世，龟、蒙就已并称了，并成为开疆拓土、绥服蛮荒的象征。

徐圆朗与兖、沂二州的关系还可在其他传世文献中得到较为清晰的认识，如《旧唐书》卷38《地理志一》“兖州上都督府”条云：“隋鲁郡。武德五年，平徐圆朗，置兖州。”^{[9] 1446}同卷“沂州”条云：“汉东海郡之琅琊县。武德四年，平徐圆朗，置沂州。”^{[9] 1449}更加详细、更益于本文主旨的记载则来自《元和郡县图志》卷10《河南道六》“兖州”条云：“隋大业元年，于兖州置都督府，二年改为鲁州，三年改为鲁郡，十三年为贼徐圆朗所据。武德五年，讨平圆朗，改鲁郡置兖州。”^[14]兖州所辖泗水县下有“龟山，在县东北七十五里。诗曰：‘奄有龟、蒙’，定公十年左传曰：‘齐人来归龟阴之田’，是也。”^{[14] 270}同书卷11《河南道七》“沂州”条云：“周武帝改北徐州置沂州，以州城东临沂水，因以名之。大业十三年乱离，郡为徐圆朗所破，武德四年讨平圆朗，复置沂州。”^{[14] 303}沂州所辖费县下有“蒙山，在县西北八十里……东蒙山，在县西北七十五里。”^{[14] 305}蒙山与东蒙山走向一致，相距不过五里而已，视为一体尚不误也。

“称兵沂兖”同“龟蒙积沴”并非没有地理上的从属关系，李义府的文辞也不是信口胡诌的。很显然，龟、蒙二山于此代指沂兖地区，“龟蒙积沴”即言沂兖地区遭受了隋末唐初的兵燹与动乱。故这一句应作适当的断开，即“龟、蒙积沴”，或用专名号，或于注中指出是龟山与蒙山。

邓先生已把“午”字释为动词了，但按照笔者上面的训解，那“蜂午挺妖”又有问题了。

且看《说文解字》卷6《攴部》云：“𠂔，𠂔也。”^[15]同书卷14《午部》：“午，𠂔也。五月阴气午逆阳，冒地而出。”^{[15] 311}清人王筠撰《说文句读》卷28云：“《广雅》：‘午，𠂔也。’《淮南·天文训》：‘午者，𠂔也。’𠂔、𠂔，皆𠂔之俗体。”^[16]可知，午与𠂔、𠂔以及𠂔三字是有关系的。那“午”与“𠂔”就不是陌路了，进一步说，“午”应与“𠂔”、甚至“蜂”是同一事物。

宋代学者丁度所撰《集韵》卷1《平声·钟韵》云：“𠂔，《说文》：‘𠂔也。’或作蜂。”^[17]此处《说文》所引与笔者引证的略有不同，不能排除雕版印刷的原因，况《说文·牛部》未收此“𠂔”字。又《正字通》已集《牛部》指出“𠂔，与𠂔、𠂔通。又与𠂔同。”^[18]午作为违逆、触犯来讲固然正确，但在这里与前后文义、对

偶是难以契合的。所以,写本中的“蜂午挺妖”的蜂与午都指蜂、或蜂一类的昆虫。

再者《集韵》卷二《平声·模韵》:“𧈧,兽名。”^[17]^[19]《论衡·物势篇》云:“午,亦火也,其禽,马也。”^[19]从这点出发,蜂和午也是并列的,而不是句法上的主谓关系。

综上,“龟、蒙积沴,蜂、午挺妖。”方是工对。

(感谢业师刘进宝教授的指导。)

参考文献:

- [1] 武汉大学历史系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室.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J]. 1980 (2): 7-12.
- [2]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一)[C]. 北京:中华书局, 1982: 210—231.
- [3] 唐耕耦, 陆宏基. 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五)[M]. 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1990: 53-68.
- [4] 郑炳林. 敦煌碑铭赞辑释[M]. 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 1993: 1-8.
- [5] 王京阳, 等. 全唐文补遗(七)[M]. 西安:三秦出版社,

2000: 4-7.

- [6] 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等编. 敦煌吐鲁番研究第11卷[J].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369—389.
- [7] 司马迁. 史记[M]. 北京:中华书局, 1982: 300—301.
- [8] 班固. 汉书[M]. 北京:中华书局, 1962: 1937.
- [9] 刘昫, 等. 旧唐书[M]. 北京:中华书局, 1975: 2260—2261.
- [10] 魏征. 隋书[M]. 北京:中华书局, 1973: 870.
- [11] 欧阳修, 等. 新唐书[M]. 北京:中华书局, 1975: 995.
- [12] 李林甫, 等. 陈仲夫点校. 唐六典[M]. 北京:中华书局, 1992: 65.
- [13] 孔颖达正义. 毛诗正义[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781.
- [14] 李吉甫. 贺次君点校. 元和郡县图志全二册(上)[M]. 北京:中华书局, 1983: 263—264.
- [15] 许慎. 说文解字[M].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影印陈昌治刻本, 2001: 114.
- [16] 王筠. 说文句读全四册(四)[M]. 北京:中国书店影印尊经书院刻本, 1983.
- [17] 丁度. 集韵全三册(上)[M]. 北京:中国书店影印扬州使院重刻本, 1983: 36.
- [18] 张自烈, 等. 董琨整理. 正字通[M]. 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 1996: 652.
- [19] 王充. 论衡[M]. 北京:中华书局, 1979: 210.